

史述亚 探新

林琳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邓 耘

亚 述 史 新 探

林 琳 著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印 刷 南宁市福利装潢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22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219-03272-2/K·490

定 价 18.00 元

作者简介

林琳，男，汉族。1937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市。195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历史教学，现在广西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讲授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古代中外关系史、外国档案管理概论等课程，并进行历史研究和写作。1958年至今，在报刊上先后发表文章527篇（其中学术性论文80多篇，其余为历史知识性短文）；已出版著作5部，共发表300多万字。生平事迹刊于《当代湘籍作家大辞典》、《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中国专家人名辞典》等。今后的研究方向为古代中外关系史（侧重于中日关系史）。目前正在撰写《唐代中日关系史》一书。

前言

西亚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之一。亚述是两河流域北部(大致相当于今伊拉克共和国北部)的一个文明古国。根据考古资料,早在旧石器时代,两河流域北部就已有人类居住,两河流域的原始文化首先发生在北部地区。约公元前9000—7000年,北部地区已有定居的民族村落,出现了最早驯化和栽培大麦和小麦等农作物的旱粮农耕文化,以后麦类农耕文化发展到两河流域南部和埃及,并逐渐向西发展到爱琴海克里特岛、巴尔干半岛、中欧、西欧和东欧,向东逐渐发展到伊朗以至印度河流域。“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生产部门”,农业是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公元前4千年代,两河流域北部进入原始氏族制度解体、逐渐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到公元前3千年代,两河流域北部最先完成了从部落文化到城市文化的历史进程,出现了亚述城邦。亚述国家的历史,一般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亚述(或称“古亚述”,公元前3千年代至公元前16世纪),中期亚述(或称“中亚述”,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0世纪),亚述帝国(或称“新亚述”,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605年彻底灭亡)。亚述帝国曾经是横跨西亚、北非的奴隶制大国,它以两河流域为中心,其疆域东起伊朗高原西部,西临地中海以至非洲埃及,北达亚美尼亚,南至波斯湾。亚述帝国是用武力建立起来的一种军事行政联合体,囊括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伊

朗和两河流域广大地区，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些最古老的文明中心统治于一个政权之下。

亚述人民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他们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高度的成就，同时，他们又不断地吸取外地各族的文化来丰富两河流域文化的成果。因此，亚述文化是两河流域及其邻近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财富，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给人类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直至今天在文化科学中，在日常生活里（例如：今天全世界各国通用的7天为一星期的制度、分秒的六十进位等等）有许多知识和文化习惯都是由古代两河流域传下来的。

亚述历史离现今虽然很遥远，但今天学习和研究亚述历史却有着颇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今天的世界是过去世界的继续和发展，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从古到今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而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有其承续性和客观规律性。如果割断历史，就不能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知道古代的历史，就无法深刻了解近代和现代的历史，也就不能正确理解现实。历史是川流不息、万古常新的辩证运动过程，是人类世代的延续和交替。如果拒绝对先前的历史文化遗产加以批判继承，就等于把以往的历史发展一笔勾销，这是严重的错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表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无产阶级对待历史文化遗产采取批判继承的科学方法和态度。列宁在《共青团的任务》一文中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只有确切通晓人类全部发展过程

所造成的文化,只有改造这种以往的文化,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若不了解这点,我们便不能解决这个任务。”

国外学术界较重视对亚述及古代西亚两河流域历史的研究,从1857年开始,兴起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亚述学”(Assyriology),属于东方学的一种。“亚述学”立足于文字史料和考古材料两个基点,采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语言文字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对亚述及古代西亚两河流域社会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亚述学”于1857年诞生后,直到今天,近一百多年来,已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研究成果。随着大批楔形文字泥板文书的出土和其他许多古文物的不断被发现,促使“亚述学”的研究工作更迅速地深入发展。

可是,我国学术界对亚述及古代西亚两河流域历史的研究很不够,对这一古老文化的生成机制以及传播演进和特质等问题,我国学者所涉甚微,尤其是进行深层次的系统研究,更属罕见。我国报刊上发表有关论文寥寥无几。我国出版的世界古代史之类的著作或教科书中的“古代西亚”一章内虽然都有一小节谈论“亚述历史”,但都论述十分简略。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其中有一本《亚述帝国》(1987年出版),内容也十分简略通俗,它是属于历史知识性小丛书,并非学术性专著。因此,无论解放前或解放后,直至今天,我国从来没有出版过学术性的亚述史专著。

早在40多年前,1954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听世界古代史专家戴教授给我们讲述亚述历史,觉得津津有味,当时我就萌发了学习和研究亚述史的兴趣。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兴趣越来越强烈。近三十多年来,我注意收集有关亚述历史的资料,时断时续地进行研究,今天终于完成了

《亚述史新探》一书。本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用较丰实的、典型的史料，概述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史事，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其对外关系，都给予应有的重视，具体分析历史人物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力求实事求是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从确凿的史料中探索和总结出亚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显著特征。

广西人民出版社社长及其他诸位领导同志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关怀。总编室主任邓耘同志热情洋溢地担任本书责任编辑，她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对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本书着重介绍了目前国外考古发掘的一些新资料以及国外学术研究一些新动态，吸取了国内外（尤其欧美一些国家）学者们的许多研究成果，同时提出我自己的一些新论点和新探索，供读者参考。由于我的学识浅陋，收集的史料有限，书中如有偏颇疏漏或谬误不当之处，敬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冀盼赐教。

著者 林琳

1996年2月28日于广西民族学院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亚述文明的起源 (1)

第一节 两河北部农耕文化的发展 (4)

第二节 两河北部农耕文化对美索不达米亚南部
的影响 (9)

第三节 亚述迈进文明时代的门槛 (11)

第二章 早期亚述 (23)

第一节 城邦国家政治体制 (23)

第二节 社会经济发展特点 (31)

第三节 沙马什·阿达德统治时期 (39)

第四节 米坦尼的控制 (48)

第三章 中期亚述 (55)

第一节 亚述崛起 (55)

第二节 对外军事征服和扩张 (67)

第三节 中亚述法典 (77)

第四节 阿拉美亚人的侵占 (111)

第四章 亚述帝国 (114)

第一节 亚述重新崛起 (114)

第二节	萨尔玛那萨尔三世至阿舒尔希拉里五世 统治时期·····	(126)
第三节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统治时期·····	(144)
第四节	萨尔玛那萨尔五世和萨尔贡二世统治 时期·····	(164)
第五节	辛那赫里布统治时期·····	(180)
第六节	阿萨尔哈东统治时期·····	(197)
第七节	阿舒尔巴纳帕尔统治时期·····	(207)
第八节	中央集权专制政体·····	(219)
第九节	奴隶制社会经济状况·····	(234)
第十节	全面危机及其灭亡·····	(255)
第五章 亚述文化 ·····		(267)
第一节	亚述学的兴起和发展·····	(267)
第二节	图书馆和学校·····	(270)
第三节	文字和文学·····	(273)
第四节	建筑和造型艺术·····	(281)
第五节	自然科学·····	(291)
第六节	宗教·····	(297)
亚述王表 ·····		(316)

第一章 亚述文明的起源

亚洲西南部有两条著名的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历史上习惯地简称为“西亚两河”。这两条河都发源于今土耳其亚美尼亚高原的托鲁斯山脉，从西北流向东南。幼发拉底河全长 2750 公里，流域面积 67.3 万平方公里，是西南亚最长的河流，流经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底格里斯河全长 2045 公里，流域面积 37.5 万平方公里，从土耳其向东南流入伊拉克境内，年平均流量 42 亿立方米，为西南亚水量最大的河流。两河的下游在库尔纳处汇合后，称为“阿拉伯河”，注入波斯湾。

古代两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大致相当于今伊拉克共和国版图。古代希腊语称这一地区为“美索不达米亚”，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土地。两河流域的北部，古代称亚述（源于亚述尔城），南部古代称巴比伦尼亚（源于巴比伦城，在阿卡德语中，“巴比伦”意为“神之门”）。巴比伦尼亚又以尼普尔为中心，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称阿卡德，南部称苏美尔。

古代西亚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那灿烂辉煌的文化，曾经对古代世界历史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过去一些学者认为，古代西亚两河流域的文化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灌溉农耕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是西亚两河流域文化的摇篮，它以强大的幅射力向四面八方传播，并跨越了邻近的野蛮地区，带动着整个西亚迈进了文明的门坎。为什

么一些学者会产生上述论断呢?据我分析和推测,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本世纪 60 年代以前,系统的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几乎全集中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地区进行,在南部地区发掘出一些古老城市如拉格什、尼普尔、乌尔、巴比伦等遗址,发现了大量古文化遗迹和历史文献资料,于是一些学者根据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地区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而作出了上述论断。

但从本世纪 60 年代以来至今的近 30 多年内,外国考古工作者在两河流域北部地区(尤其在今伊拉克北部伊尔库斯坦山地一带)系统地从事探测和考察,发掘出一大批古文化遗址和遗物^①,从而证明了:上古西亚两河流域文化不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灌溉农耕区,而是起源于两河流域北部旱粮农耕区。亚述文明大厦最初建立在两河流域北部旱粮农耕文化的基础之上,两河北部文化是亚述文明的渊源。因此,要了解和探索亚述文明的起源,就必须研究两河北部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下面介绍目前国外考古发掘的一些新资料以及国外学术研究一些新动态和新论断,从分析两河北部文化产生和发展历程来探索和论证亚述文明的起源,供读者参考。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生产部门。”^②国外许多学者认为,远古“农业革命是文明起源之母”,他们所说的远古“农业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指原始人类从食物采集者进化为食物生产者,即由狩猎、采集到原始农耕、畜牧的过渡。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把这称之为远古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革命”^③。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远古“农业革

命”最早发生在西亚。新石器时代西亚出现了最早的农耕文化,但不是起源于两河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灌溉农业区,而是起源于两河北部扎格罗斯山和托罗斯山组成的山麓高原、山间谷地和丘陵地带旱粮农业区^④。原始农耕的起源经历了大约从公元前 9000 至 7000 年(或者距今 11000~9000 年)的漫长历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家布雷伍德(Robert J. Braidwood)在《农业革命》(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一文中认为:“人类的公社对其不同的环境作有效的适应,就使文化发生更大的复杂化和变异。最后,在 11000 年和 9000 年前间,这些公社有的就来到了食物生产阶段的门口了。”^⑤他把原始人类食物采集阶段(Food-gathering Stage)分为食物采集时期(Food-gathering Era)和食物收集时期(Food-Collecting Era),后者为转向食物生产阶段(Food-Producing Stage)作了过渡准备。布雷伍德在《西南亚的早期村落》一文中列举了农耕文化起源的一些早期或原始公社(Primary Village-farming Communities)的名字^⑥。国外一些考古学家专对最早农耕文化起源地点问题作出结论:“总而言之,这些最早的发展是在近东、中东高地发生,而在低地平原则出现较晚。”^⑦人工最早驯化和栽培的小麦、大麦等旱粮农作物的野生原型,“大多数是分布于列万特通过东安那托利亚到扎格罗斯山的北伊拉克一侧和西伊朗一侧这条肥沃的新月形丘陵地带”^⑧。上古西亚两河北部地区原始人最早驯化和栽培的主要是大麦、小麦、扁豆、豌豆等旱粮作物^⑨。国外历史学家认为:“因为最初驯化的谷类植物和动物的野生亲属的故乡在那里,而且,那里是新石器时代的各种发现使之成为可能的较高文化或文明最初发展的地区。迄今已发现的前陶器新石器时代文化最

早遗物,出现于从伊朗西南角通过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叙利亚到巴勒斯坦的约旦河流域这个弧形地带。最早的陶器新石器时代文化,看来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伊朗、叙利亚等高原和安纳托利亚高原西南部。”¹⁰

第一节 两河北部农耕文化的发展

根据考古发掘,早在旧石器时代,两河流域北部山地,就已有人类居住。北部山地是指位于今伊拉克和伊朗交界的扎格罗斯山侧的丘陵地区,丘陵内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山谷,这里山麓高地和山间谷地是上古西亚大麦和小麦的原生地之一,是原始部落的“天然居住地带”(The natural habitat Zone)。上古西亚两河流域最早的“农业革命”、“旱粮农耕文化”就是首先发生在这些地带。下面介绍一些典型的早期农耕文化遗址情况:

一、萨威·克米——沙尼达文化遗址(公元前 10000—9000 年)

位于北伊拉克扎格罗斯山麓丘陵之中,周围山岗高度约 1800 米。沙尼达是洞穴遗址。萨威·克米在沙尼达东南约 4 公里处,是窝棚遗址,遗址本身面积为 275×215 米,其中许多圆形茅屋(墙基用卵石砌成),直径约 4 米。萨威·克米是个原始村落,其文化遗址分为上下两层,下面 B 层是早期新石器时代居址,经碳¹⁴测定,其年代为 9217 ± 300 年,其文化特征与沙尼达属于同一类型¹¹。沙尼达文化层次分 A、B、C、D,其

中 B₁ 为原始新石器文化,经碳¹⁴测定,其年代为 8935±300 年。萨威·克米——沙尼达是半定居的氏族公社,其前后持续时间约达千年之久,当时人们在遗址的居住是季节性的,每年夏天居住在萨威·克米的窝棚里,冬天则到离窝棚 4 公里以外的沙尼达洞穴里居住。从遗址发掘出土数以百计的石器工具,有研磨器、手磨、碾石、石杵、石槌、石球、石臼、石凿(刃部磨光)、有棱角的刻刀、箭头以及嵌有石刀刃的骨柄刀(刀口经磨制)、骨镰刀把(用沥青固定在镰刀上)、骨凿等,沙尼达洞穴内的窖穴里藏有大量的磨盘、磨棒和打制石器^⑫。石器制作技术有了进步,开始用磨制法制造石器,先把石块打制成所需的形状,再把它放在砺石上,加水夹砂磨光,反复研磨刃部。用这种新方法制成的石器工具形状端正、精细,器面平整光滑,刃部锋利,可多次使用。但由于磨制石器花时费工,制作困难,因此在这个时代,仍大量使用打制石器。当时正处于由单纯采集、狩猎向原始农耕过渡时期。遗址中虽然没有发现炭化谷物的痕迹,但遗址中出土的石磨、臼、骨镰等一些生产工具却很可能是为收割谷物和加工使用的,据此推测,当时如果没有原始农业的支持,此文化遗址是很难维持达千年之久的。遗址中出土了已被饲养的家畜绵羊的骨骼,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最早驯化绵羊的证据,说明早在公元前 9 千年至公元前 1 万年间西亚就以饲养绵羊为家畜了,但当时狩猎经济仍占主要地位。遗址中出土的装饰品有少量的绿松石珠、冻石珠、粘板岩垂饰、天然铜珠、动物牙珠和骨珠等,当时人们把这些装饰品用线索穿成串,佩带在身上,以此作为美丽的标志,原始审美观念已经形成。遗址中发现有氏族公共墓地,埋葬有 26 个人体遗骨(大多为幼婴或儿童,有一妇女是屈肢葬)。随

葬品有赭土、小珠项链、碾石、石刀(燧石)等,在一墓内有用粗石砌成的拱形小台,可能与原始宗教祭祀活动有关。遗址中发现有远方凡湖地区出产的黑曜石、基尔库克出产的沥青、迪耶巴克尔出产的天然铜,这说明原始氏族公社之间可能已有了以物换物的交换关系。

二、卡里木·沙希尔和穆勒法特——基德柴文化遗址(公元前 9000—7000 年)

卡里木·沙希尔(Karim Shahir)是一处山丘顶部遗址,面积约 160×70 米,茅舍的底基是用卵石砌成的。从遗址中发掘出石磨、石臼、石叶镰刀、石锄等生产工具以及燧石手镯等装饰品,并发掘出已烘焙的泥塑像。出土的兽骨很多(其中一些是饲养的家畜遗骨)。当时原始人已从事季节性的或半定居的锄耕农业活动。

穆勒法特(M'Lefaat)遗址面积约 90×120 米,文化堆积 1.5 米,分 5 层。从遗址中发掘出石磨、石臼、石杵、石叶镰刀(锯齿刃部有磨光痕迹)、石凿(以及薅草耙残片)等³³。遗址中还发现有泥塑女像,可能是崇拜农业丰收女神的象征³⁴。遗址中发掘出 15 公分厚的石墙的基,当时原始人已建筑房屋,这说明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经常性的食物来源,使原始人开始过着较恒久的定居生活。

在穆勒法特东边,有一个基德柴(Gird Chai)农耕文化遗址,面积约 60×90 米,其文化特征也和卡里木·沙希尔近似。

考古工作者在幼发拉底河东岸发现另一个农耕文化遗址——马利比特(Mureybet) I 层, C^{14} 测定年代为 8142 ± 118 年,该遗址约共有 200 座房屋,房屋的形状为圆形和椭圆形,

直径约 2.7 至 4 米,碎石、残磨盘和石臼等作基础,以红粘土筑成,以茅草芦苇之类的轻物质建成顶部,地上则垫以红粘土和小圆石。从遗址中发现有碳化小麦和大麦遗迹。该遗址距离小麦大麦野生种的自然分布区很遥远。原始人从遥远的地区把野生种移植来当地(马利比特)栽培。该遗址的人口约近 1000 人,持续达数世纪之久^⑤。

三、耶莫文化遗址(公元前 7000—6000 年)

耶莫是位于今伊拉克基尔库克(Kirkuk)之北的扎格罗斯山麓的一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早期农作文化遗址,该遗址宽约 90 米,长约 140 米,面积为 1.2 至 1.6 公顷,文化堆积达 7 米,分为 16 层(上面 5 层有陶器)。最下层用放射性碳素定年为公元前 7000~前 6750 年。当时人们种植小麦、大麦、扁豆、豌豆、小翼豆等农作物^⑥。人工栽培 *Triticum dicoccoides* 种小麦和 *Hordeum Spontaneum* 种大麦。所栽培 *emmer* 小麦,已与 *einkorn* 小麦以及二棱有稃大麦并见。当时已饲养的家畜有山羊、犬等(或许还有猪),遗址中保存的家畜骨占 95%,野兽骨只占 5%。

耶莫居民住在用石头为地基而建造的长方形的房子里,在石砌的基础上建立土墙,墙上涂灰泥,地板铺上芦苇再涂泥,屋顶也用芦苇涂上厚泥,房屋有梁,中央有天井。炉灶用粘土围成(起初利用凹形地基,后期才建造有烟囱的炉子),显示了定居农耕生活的特征。这里约有 20~25 座住宅,每座住宅有自己的小院子或两旁通道,估计居民约有 150 人。无陶住宅为泥墙方屋,每座住宅内有几个小房间。遗址布满抹上灰泥的窖穴,这些窖穴可能是用来储藏粮食或其他物品的。

从耶莫遗址中发掘出土大量的石器生产工具,主要用燧石磨制而成(有少量从小亚细亚东部输进的黑曜石)。镰刀装上木把,以沥青粘住细石而成。伐木工使用的有磨光石斧、石凿、穿孔矛头、石刀、户枢、调色板等。遗址中出土的装饰品有石珠、骨珠、耳环、耳珰、手镯和其他珠宝之类,还有女神塑像、动物泥像和小孩玩具等。随着定居生活和农业、畜牧业的发展,手工业也逐渐发展了。当时的手工业主要有制造石器工具、制造陶器、纺织、编结(植物茎、毛发、皮条)等。据一些考古学家研究和考证,耶莫的陶器一开始就是彩陶,其制陶工艺技术是从邻近的伊朗地区引进来的。大约从公元前 6100 年左右开始,耶莫居民用手直接捏成陶坯,把陶坯放在火上焙烧,制成从浅黄到橘黄、以彩绘为图饰的陶器。红底彩陶以橘黄的斜点线为典型纹饰,在西亚考古学上称为“耶莫陶”。陶器的创制和使用,是新石器时代工艺技术又一突出的重大成就,“在人类的进步过程中,制陶术的出现对改善生活、便利家务开辟了一个新纪元”¹⁷。

耶莫文化遗址是由伊拉克人纳沙邦迪(Nasir al Nakshabandi)发现的,后由美国考古学家布雷伍德率领一批专家学者进行发掘和研究¹⁸。耶莫文化遗址在西亚新石器时代具有典型意义,当时外国许多考古学家曾经把耶莫文化视为“上古西亚两河流域文明的摇篮”、“是两河流域旱粮农耕文化的早期代表”。耶莫文化沿着基尔库克附近的低地边缘向四面八方传播,促使旱粮农耕文化在两河流域北部地区逐渐扩展。舒木沙拉、萨拉布、阿里库什、萨约吕等都是与耶莫文化属于同一类型的遗址。